

中国当代名家
精品必读散文

瑞
娴
著

绿叶对根的
怀念



背负行囊的游子走过山川大地，
目力所及的事物，都染上了思辨的色彩。
文笔如诗如画却又力拔千斤，委婉细腻而又气势夺人。

知 識 出 版 社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
必读散文

瑞
娴
著

绿叶对根的
怀念



背负行囊的游子走过山川大地，
目力所及的事物，都染上了思辨的色彩。
文笔如诗如画却又力拔千斤，委婉细腻而又气势夺人。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叶对根的怀念/瑞娴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3

(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

ISBN 978 - 7 - 5015 - 9001 - 8

I. ①绿… II. ①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810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执行策划 马 强
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9001 - 8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柯 平

在江南晚春的雨夜里读瑞娴，眼前的昏灯、书影，与文字间的隐秘火焰相映照，加上窗外淅沥的雨声，使房间里的一切顿时有了一种非现实的色彩。这位早慧的诗歌女子，以前只知道她才情婉约，在当地文坛有不薄的名声，没想到笔下非韵体文字写出来也是如此好看。简洁、利索的叙述中，尽显北方女性温文尔雅的大气，如同她家乡出了名的风筝那样，之所以能在春风中舞动得这么自在逍遥，是因为薄薄的表层下，自有植物的甚至金属的骨子给撑着。大至江山社稷、人文地理，小至柴米油盐、儿女私事，可以说，笔下所涉及的一切，皆是我们熟悉的和亲切的，至少是不陌生的，但经她以那么质朴、漫不经心的方式讲出来，好像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时而笔锋突然一转，一阵即兴的吁叹和感慨或许又会喷薄而出。因此，在她的文字面前，你想心有旁骛或驻足沉思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只好跟着一起走，和她一同呼吸、一同分享生活的苦涩和思想的芳香。以前读龚自珍的名作《梦中作四截句之二》，对结尾“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这两句，心里总觉得好，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次读她这些散文新作，好像开始有了一些较为切实的体会。

一上来就说了作者这么多好话，自己想想也有些意外，但愿对读者的阅读没有产生误导，好在这方面自有文本在，相信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瑞娴的文章好在哪里？如果一定要我说，我的回答很简单，一是因为有丰富的内容，二是因为有真情实感。这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yè duì gēn de huáinian

些中学语文课上所传授的写作知识，不管当初如何为年轻气傲的我们所瞧不起，实际上说出的正是散文的真谛。

宋人所著《唐子西语录》里讲过一个故事：“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出典，瑞娴想必是听说过的，因此她的笔总是围绕着世道人心这四个字做文章，全无当下时尚流行的小女人散文的小资习气，也不同于文人圈中的某些嗜古趣味和倾向，更无外国人说中国话或中国人说外国话那样的文风。她的文字是朴素的，平和的，而字里行间透出的淡淡韵味，又无时不在验证她曾经的诗人身份。这个意思，如果用布罗茨基评论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应该称作“诗歌的血液在散文脉管里的流动”。

多年来，由于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在有关写作方面，也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喜欢将所有进入阅读视线的作品，分为“讲梦话”、“讲鬼话”、“讲人话”三种类型。其中以讲人话为最难，也最为自己所看重。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这种说话方式，既是对作家态度立场的逼问，又是对才情技艺的考验。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王阳明说：“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说的应该都是同样的意思。因此，能真正做到在作品里讲人话，不弄虚作假，言谈又能不落俗套，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瑞娴的散文，大致可归入这后面一种。情感的倾注不但成了她文章的活水源头，也是向思想纵深处顽强延伸的生命根须。无论是怀念追溯乡下老家度过的光阴，还是记录身边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那样子都像在一面真实的镜子前省察自己，始终将个人与现实，与人生，与世俗红尘密密交织一起，难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她的散文，实际上也相当于面对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这面镜子有时也被她用来对准逝者和古人，比如说，两千多

年前的一位风流人物项羽。我非常愿意相信，两万字长文《相遇乌江》里那些精彩的大段大段的心灵对话，楚霸王的英魂在滚滚长江东流水下一定也听到了。昔李清照有诗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今瑞娴有文称“适者生存，死去的总是项羽，而留下的尽是刘邦。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实在太寂寞！”这位令人扼腕长叹的一代枭雄，总的说来一生还是幸运的，除了他的虞姬，在这世上起码还有着另外两位红粉知音，一位是易安居士，另一位就是我们的瑞娴女士。

此外，都说谈论作家作品以知人论世为最难，不知道著名作家莫言先生又会做何感想？因书中有两篇力作《心惊肉跳读莫言》、《遭遇莫言》讨论的就是他的小说，也完全是听其弦懂其音、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由于作者在文章里能如此用心，那些历史与现实的风景，自然与人生的音符，被她悉心纳入视野时，才能纤悉无遗地展示出最美好最真实的本色，以致不论在宏大构架中，或是微小细节里，都可以找到命运最逼真的色调，唤醒读者心底沉睡的颤动和共鸣。

前面已说到了知人论世，关于自身的人生历程，作者文字里似未过多涉及，只知道她是山东某地人，在家乡度过少女时代，结婚成家，目前的工作地是在北京。一般而论，艺术才情高的女人，大多与现实的幸福生活好像都没什么缘分，用古代的话来说，就叫作红颜薄命。作者的情况怎么样，不得而知，但通过书中的只言片语，或多或少可品出几分人生的艰辛与苦涩，看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在试图融入世俗生活时，既相亲又相搏的那种尴尬状态。这一点，其实她在后记里自己也提到了——“命运终于将我逼成了一个作家”。一个逼字，可谓道尽个中消息。

正因为宿命意识的强烈，使得瑞娴笔下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看上去更像是个造路工程，一米一米将脚下道路艰巨地铺向理想的远方。在那里，故乡成了梦中的青山一角，可望而不可及，可亲却不可近。

“失去家园的人，将在何处安身？”这积于岁月，发于无端的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yè duì gēn de huàiniàn

感慨，与荷尔德林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无意中构成了精神意义上的一问一答。尽管一个是文学界公认的大师，一个是身边的普通朋友，但有条秘密通道，似乎一直在中间沟通着这些共同漂泊的灵魂。或许，正是这种不懈的求索，唤醒了我们血液里骨髓里的故乡情结。因此，当我于夜深人静时分读着书中《华丽的凄凉》、《沧桑之台》、《秋山闻笛》、《命若昙花，诗若星辰》、《绿叶对根的怀念》等篇章，感觉头顶有个声音在缭绕，在发问。而这个声音，既是写作者瑞娴面对现实与人生的尖声抗诉，也是命运在我自身内心发出的冗长回响。

2010年5月19日



序	柯 平 1
绿叶对根的怀念	1
老 驴	7
谒郑玄墓祠	13
最后的古城墙	19
心惊肉跳读莫言	27
遭遇莫言	38
为爱重生	
——评电影《双城记》	47
品子苦的诗	50
宋糖的辫子	63
古琴，让我带你回家	69
琅玕台与长生之梦	78
华丽的凄凉	85
潍水之洲	93
在沼泽	98
生命中的一天	101
无名山放风记	104
写睡者自述	109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yè duì gēn de huàiniàn

秋山闻笛	112
宗夫与诗歌的宿命	117
命如昙花，诗若星辰 ——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和他的诗	122
沼泽之花	138
少年	140
七步诗	142
做一只蜻蜓飞过莒南	145
地震	149
温泉小镇	156
多多和吴老四	161
湖边碎景	168
丢失的味道	170
流浪的蒺藜	174
狗的悲喜剧	178
与一只老鼠的默契	182
后 记	184

身居城市的我们已经越活越烦恼，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想摆脱的越摆不脱，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个叫故乡的地方，竟就是梦中桃源。可是你已非昨日的你，故乡也已非昨日的故乡，纵然有心，又将如何回去？

失去家园的人，将在何处安身呢——

绿叶对根的怀念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春日里，我跟着一条瘦瘦的小路，去寻找昔日故乡的遗迹。条条阡陌，依旧绣满了星星点点的野花；林间溪边，跳跃着剌野菜的小姑娘，可是她们的篮中，已盛着不同的故事——

母亲河

那条河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千疮百孔的河床，人们在它的胸膛上采石、挖沙，任它凉凉的泪渗积成泉，丝毫不理会它的疼痛。

那条河曾经缠绕在老村后面，纤细婀娜，一望见底，虽名不见经传，乳汁却渗透了两岸人民淳朴天然的生活。沙滩总是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现代文明的痕迹。偶尔有张包香胰子的花纸，风会顺便将它捎到草丛里，让贪慕虚荣的蜗牛做帐篷。岸边的老林子里，蔓生着艾蒿和茅草，而空阔的地方，撒满了醉醺醺的黄酒梨花和哭红了的“狼眼睛”。有一种细碎的白色花，灿若繁星，娘叫它“细菌花”，至今不解其意。故乡的每株草都是有骨的，风中雨中，从未见过它们匍匐的模样。

在雾气渐散、百鸟争鸣的早晨，男人们横一根扁担去河边挑泉水，赤裸的脚板将露珠儿碰得叮咚作响。喝着甘甜沁凉的泉水，如无大灾大难，村里的老人多能活过 80 岁去。

有年夏天，雨连下 3 天 3 夜，河水暴涨。夜里，小小的我用手捂着摇曳的洋油灯花，看娘在灶前惊慌失措地烙大饼，不知道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 yè duì gēn de huáinian

害怕，反而暗暗有种大事将至的惊喜。唉，无知真是幸福啊！洪水疯了似的涌至村后，有人说看见无数只鬼影似的红灯笼，跳跃着向小村围过来，迷信的老人们不慌不忙地烧着纸钱，口中念念有词。奇怪的是，洪水用舌头轻舔着人家的墙根，竟慢慢退去了……老人们说这全仰仗河神善良。

然而，村子后来还是迁走了，将母亲河无情地遗弃在那里。人一走，河便像丢了灵魂，河水也慢慢枯涸了。这相依相存、难舍难分的人与自然啊！

在新的家乡、新的城市，我像一棵被移植的树，长大了，长成一个沾染着北方古老哀愁的女人。而母亲河的水究竟去了哪里？在无数似梦非梦的时刻，我听见它在我血管里清清淙淙地吟唱，它滋润我的心灵，又从我的眸中流出，耳语般温柔地告诉我：它一直在地下摸索、寻找、哺育着四面八方儿女们流浪的根，它的五千年的精血和灵气，它给予我们的最初的质朴和善良，仍然沉淀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轱辘井

老家的草坯屋一到夏天就被丰盈的绿色淹没了，人们在绿海里忙活，头戴六角苇笠，肩上搭条白汗巾。渴了，就用轱辘绞上桶凉丝丝的井水，直把自己灌成只大肚子蛤蟆。

老井就在我家门口，幽深如天空，又似只孤独的眼睛。井深处常有鸟雀飞出，蛙鼓阵阵，四壁的苔藓如滑溜溜的绿玻璃，井水也碧绿碧绿，不知是井太深，还是因为倒映了绿荫？

用这井的水做粉皮、粉条，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一挂挂晾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如柔软的玻璃凝固的瀑布。我们溜去用黑手抓了吃，看粉人就在一边似笑非笑地抽旱烟，视而不见。成群结队的“偷儿”多了，他才会乱扔几粒石子吆喝几声，让队长以为他在撵鸡鸭。

万木凋零的时候，灰色的屋顶从椿树洋槐的枝丫间显露出来。农活忙完了，那架高高的轱辘便成了小村唯一的风景。井台边总是开会似的热闹，轱辘缠绕着久远的岁月，井底漾动着喝不

干的话题。挑水的人们怀抱扁担，侃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跟脚狗咬裤角了，才想起回去晚了，媳妇会骂的。

辘轳井和母亲河血脉相通，也一样善良温和，从未“吃”过一只生灵。可是娘对它却有些意见。她说我一岁的时候，有次被这井诱惑着爬出门槛直爬到井边来，扒着滑溜溜的井壁朝下张望。看家狗在门前的日头地里蹲着，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要不是碰巧被二婶发现，我这条小命恐怕早被这眼昏了头的老井勾去了。

老井现在也已干涸，如一只没了瞳仁的空洞的眼。我童年的乳汁啊，你追随着母亲河去了哪里？而今，我已是个没娘的孩子，还有谁能够告诉我：当时年仅一岁的我，究竟从井的眸中发现了什么？！

蛤蟆滩

小时候的我，丑得远近有名。小哥教我说：要是有人问你，你长得好看吗？你就答：不好。咋不好呢？你就答：苘秆子胳膊麻秆子腿儿，小眼睛薄嘴唇儿，中间坐个塌塌鼻儿——我将它当作语录颠来倒去地背，逢着人问就悠悠然唱出，人们顺着词儿对照，发现倒也真是，不由得惊诧于我的“出口成章”了。

我自小就是个忧郁古怪的女孩儿，记事很早，尽管记得破碎而模糊。当一般大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我就已经盘腿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麦秸编草蚂蚱和草戒指了；当她们刚刚分清栏里的骡和牛时，我就已经知道曾经有过一种动物，叫恐龙，有一回我还梦见了猛犸，只是把它梦成了水牛模样，头上还有两根蜗牛那样的长须，一伸一缩的。更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我还经常独自去蛤蟆滩。

记忆中的天，总是混混沌沌，仿佛没有时间和空间。我孤零零地在蛤蟆滩刈野菜，和苦菜花野茄子和排队出洞赶集的蚂蚁说话，偶尔有只癞蛤蟆蹒跚而过，我总是吓得手捂双耳大喊大叫，但我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不会有谁寻声而来，为我擦去泪珠。

后来我发现，丑丑的癞蛤蟆其实也很可怜：它形似青蛙却只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yè duì gēn de huàiniàn

会爬不会跳，远不如青蛙活泼可爱。它自惭形秽，远远避开所有花朵，它怕将粗糙难看的皮暴露于阳光下，一有风吹草动就慌忙扭着屁股逃遁。它远远逃去的笨拙模样令我伤心。蝴蝶舞花，蜻蜓戏水，癞蛤蟆却蹲在洞中，用鼓鼓的泪眼哀怨地向外凝望，眸中有种老人才有的沧桑悲凉。我呆呆地蹲在它逃避世界的洞前，我觉得它懂得我，我懂得它。

丑陋温驯的癞蛤蟆，触动了我潜意识中的某种痛，它使我学会关爱和怜悯，学会与弱小者惺惺相惜。或许真的：人在长大之前，心灵和动物是相通的。

沙里狗

春天里，风无遮无拦地刮起来，风息之后，细软如面的沙地上，便遍布着麻子似的小孔，每只小孔下面，定然有一只“沙里狗”。

叫它“沙里狗”，不如叫“沙里虱”更妥帖些，它实在太像一只毛茸茸的大虱子了。它的颜色和沙子浑然一体，憨憨的傻傻的，从来不知道逃匿。抓一把沙子在手，风吹沙散，就会有一只沙里狗在掌心蠢蠢欲动。

伙伴们常抓了满把的沙里狗去送给村西的奶奶，她把它们晒干、研碎，加入白矾制成一种祖传的口疮药。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指蘸着药面面按在人的舌上、咽处，人便像热极的狗伸出舌头，淌出些稀稀拉拉的液体，虽然不雅，但如此几回，病便好了。可惜奶奶这药方没有子嗣可传，只略略露了点给侄儿媳妇。现在的孩子有时吃烦了西药，也会被大人牵着去讨一包沙里狗做的药，用了，却并不怎么见效，也不知是因为不得真传，还是从前的药，治不了现在的病？

野酸枣儿

相传，故乡曾经荆棘横生，渺无人烟，祖宗们流落至此的时候，棘子将他们的衣裤撕咬得迎风飞舞。祖宗们开荒拓野、劈岭填沟，汗珠子汇成母亲河，血珠子滴在枯棘子上，便化成了红红

点点的野酸枣儿。

大片大片果园从荆棘上站起来了，各式各样的花被季节点着名渐次开放。荷锄的祖宗们，便相继在花间安眠了。

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的铁钟懒洋洋地敲着，果树园被伐光了，只有两棵高大苍老的栗子树，在村西的沙坝上孤独地喧响，重重叠叠的叶子如数不清的嘴唇，絮絮不休地诉说着世事变迁、是非恩怨。北风挟雪的冬天到了，干枯的叶子仍固执地不肯轻易从枝头谢幕。

荒废的田园里，野棘子重又繁衍开来，围攻着矮矮的篱笆。到了秋天，酸枣儿便一滴一滴地红了。老人们不敢远望，说那是祖宗们撒泼的一地心血呵！只有无知无畏的我们，头扣大大的草篮，到荆棘下割猪草。棘针扎破手，用口吮一下；馋了，扔一颗酸枣儿在嘴里，皮薄无肉，却有坚硬的骨核，酸中带甜，甜中含酸。只可惜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品出它复杂的味儿来。而那令祖宗们死不瞑目的棘子林啊，也已在后人那里重新化为了良田。

石 碾

传说有一小孩，与其父推碾，昏昏欲睡。其父从后面扇他一巴掌，他回过头来翻翻白眼，说：凭啥打我，你落下我几圈儿！其父竟闭口无言了。可不是吗？谁快谁慢，不都走在同一个圈里吗？能说谁走的圈儿是旧的，谁走的是新的？

唉，想起石碾就头昏眼花：笨重的石碾被一匹高大的青骡子拖着，一圈圈转下去，稍有怠慢，笄帚疙瘩就敲在腓邦上。脾气暴躁的牲口初上阵时几乎走疯了，它以为已经走了千万里，等卸下遮眼布才发现竟还没有走出这碾圈儿。

人睁着眼睛转圈，牲口捂着眼睛转圈，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生存的无奈，能说谁聪明谁傻呢！

有碾推，才说明有饭吃。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昏天黑地地走下去，腿走木了，眼走滞了，心走老了，此后的日子，已是一个（或一匹）木偶在走。祖祖辈辈，拉碾的人和牲口一定都盼过的：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呵！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 yè duì gēn de huáinian

没想到这辈子就盼到了：机器的轰鸣终于取代了古老的石碾，真有福啊，围着碾转的“木偶”解放了。其实生活也如同转来转去的石碾，今天走的已非昨日的路，今天碾的已非昨日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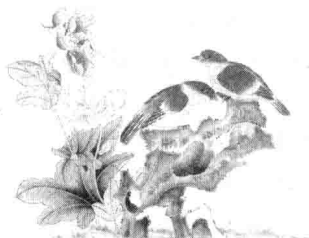
石碾完成了它的使命，退休了，它迟缓沉重的步履再也赶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但它依旧固执地蹲在原处，纵使已无可挽回地沉入泥沙，也仍然做着能够重新“出马”的梦，抚摸着它顽强显露出土地的一角，你仍会感觉它的温热、它的没有散尽的纯粹本质的粮食的芬芳。挣扎着不愿沉入黄土的石碾啊，仿佛在用石的声音沉沉地告诉我们：别忘了与它相依为命的岁月……

似水流年里，故人们踩着流星的尾巴一个个悠然远去了，连脚印都没有留下。而这许多东西却留了下来，作为他们活过、爱过的见证，让我们活着、爱着、面对着，泪流满面，恍若隔世。

身居城市的我们已经越活越烦恼，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想摆脱的越摆不脱，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个叫故乡的地方，竟就是梦中桃源，是厌倦城市的虚浮繁华才觉得它的好，还是故乡原本如此？

可是你已非昨日的你，故乡也已非昨日的故乡，纵然有心，又将如何回去？

失去故乡的人，将在何处安身呢?!



老 驴

我没有养过宠物，总觉得宠物是只可与人同富贵而不能与人共患难的，当然这并非责怪宠物们嫌贫爱富，毕竟它们是被动的、是缺乏“劳动力”的一群，是人类首先忘了本，在苦尽甘来之后，便将那些曾经相濡以沫的动物抛弃，转而去养宠物并给它们提供邀宠机会的——与一种动物同患难，再与另一种动物共富贵，人类总好这样喜新厌旧、过河拆桥。

同是动物，一种天生就是宠物的命，譬如猫、狗；一种天生就是干活的命，譬如牛、马、骡、驴，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谁也没有办法。成不了宠物的动物除了天生脾气倔强、不会讨人喜欢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太笨重庞大。所以尽管它们同人类一道历尽苦难，并为人类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它们在使命完成之后，却往往不得不面对更为惨淡的结局……

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良心似的，我越来越怀念起故园的那头老驴来了。

驴，似乎是一个不雅的字眼，通常说某人脾气倔时，就会以“犟驴”来骂。我家那头驴也的确难看，长脸大肚子，总一副灰扑扑的尴尬相，由于吃不到好的草料，陈毛到了夏天仍不能完全褪掉，花花淡淡的像得了皮肤病，看上去又寒碜又狼狈。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老驴总是牢骚满腹的样子，鼻翼一扇一扇的，将槽中的草料挑剔地拱来拱去，如同小姑娘抱怨没有好衣裳。父亲骂了几句，它就怒气冲冲地抬起后腿踢过去。父亲当时已经老得小巧玲珑、腰如弯弓——他看事儿不妙，慌忙扔了筛子躲闪，好歹逃过了那愤怒的一蹄。事后，父亲得意地向人自夸道：“幸亏俺老汉‘俏皮’！”

在有关家园的记忆里，那头灰头土脸的老驴身边，总是有我



绿叶对根的怀念

lǜyè duì gēn de huàiniàn

苍老的父亲那瘦骨伶仃的影子。多灾多难的命运，把他原本直立的形体扭成了“S”形，他就是用这被扭曲的形体包裹着受伤的心灵，一步步艰难地穿过了岁月。年龄的差距，使我们之间有着很深的“代沟”，我至今都不太清楚在以往的岁月里，父亲究竟受过怎样的伤害？但那些伤害一定是有的，并且一定是很恐怖的，因为在他的身上，我是那样清晰地看到了那些伤害在父亲身上留下的投影。他的后半生好像陷在一场别人导演的戏剧里。他总是心事重重地自言自语，沉重地摇头、叹气——好像胸中的浊气有几千斤重，总是蚕吐丝般的吐也吐不完。一听到大队喇叭里的吆喝他就战战兢兢，恨不得赶着毛驴逃到世外去。大队里让出“义务工”了，让缴公粮了，要收石子修生产路了……父亲的背便驼得更厉害了，咳嗽得更频繁了，骂人骂得更凶了。吃饭的时候，他枯枝样的手一只捏着一个裂纹的小酒盅，一只抖抖地去夹炒糊了的花生米，老眼昏花，他夹一个掉了，夹一个掉了，花生米好像故意让他吃不成，他一气之下便将筷子摔了，又举起一只碗来要摔，手抖抖地举在半空，像李玉和举着宝灯那么悲壮，却终于没舍得落下来，晃了几晃又垂头丧气地将碗重重地放下了……

吃完了那顿粗制滥造的饭，父亲的脸也红了，眼也红了，哆哆嗦嗦地套上驴车，吆喝着我到河套里去捡石头。石头拾了半地排车，拉回来卸在门前便开始砸石子儿。老驴拴在枣树上，伸长脖子够草垛上的麦秸吃。父亲用那双满是褐斑的手握着把大锤，老眼昏花地一下下砸下去、砸下去，他的手腕瘦如秫秸，怎能擎得起大锤的重量？最后他把自己的另一只手也当成了石头，用锤头将3个手指头砸成了烂茄子。

伤了手，父亲与老驴的合作只好告一段落。我们家缺劳力，只能把我当小子用。我找了一条草绿色的破军裤，将囫圇的地方剪下来，自己缝了一个帽子戴在头上，把两条小辫子藏进去，赶着驴车就上路了。拉土送粪收庄稼，日日与驴为伍。

老驴虽老，脾气却不老，又暴躁又逆反，莫名其妙地它就跟人赌起气来了，要起脾气来了，愤愤不平地拉长着老脸，好像我